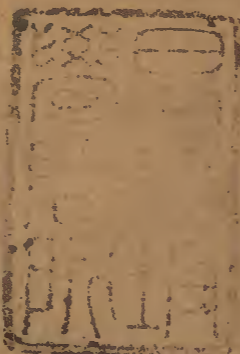


四書叅解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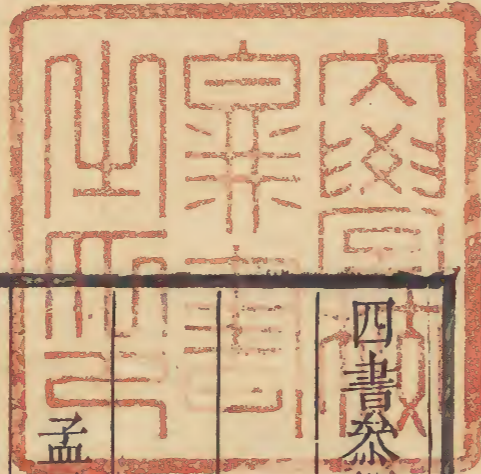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八 | 漢 |
| | | 五 | 五 | 書 |
| | 六 | 八 | 四 | 門 |
| 四 | 七 | 五 | 四 | 類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
|---|---|---|---|
| 庫 | 文 | 閣 | 內 |
| 二 | 八 | | 漢 |
| 七 | 五 | | 書 |
| 函 | 八 | | 叅 |
| 一 | 四 | | 解 |
| 八 | 四 | | 類 |
| 架 | 冊 | 號 | |

四書叅解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8584 |
| 冊數 | 4 (4) |
| 函號 | 277 167 |





四書參解卷之六

淺草文庫

震澤趙龍詔著

同學費周仁閱

孟子

不以規矩只好云若自恃明巧置規矩而不用不可重頓以字碍了第五節正說不可泥定不以說似朱班果有此事下不以六律不以仁政倣此不以六律註明言陰陽各六且陽律陰律並詳或當本十二律云云平分不以陽六律不以陰六律而勿用陰藏於陽陽統乎陰之說又

此節道字固指仁心說。然仁字在下句。仁心在下節。宜只就殷殷慈愛蘊蓄運用者言。

心思猶云心之思。三繼之總是聖人自以所竭無憑。故多為斟酌。迨業已精詳盡善。自天下後世受惠無窮。

責難註謂難事。如孟子言王政。陳善註謂善道。如孟子言仁義。陳善閉邪是一串事。玩註以字自明。

人倫之至。蓋聖人無私當理。自不可加損而為至善之歸也。至本從盡處法處見得。卻不可俯侵。

欲為君臣下。依蒙引各增一而字。連下作不了語。乃通。

所以事君治民。不外無私當理。

道二是就分路處說。

皆反求諸己。就上三項事理而括全之也。其身正。斯為自反之極。天下歸。斯為人親。人治。人答之極。

天下國家有序而已。先於人言着兩本字。專要補出家本乎身。使上兩本字亦歸實地。

巨室之慕。全從身正得來。

莫若師文王。蓋逆天既不可。順天又不甘。莫若師文王以回天。

四言參角
膚主容貌之大。方與敏有分。不必依詩傳作才行之美。註
殷士或刻商士誤。

以濯解作先以水自濯其手。方例上句以仁。

滄浪二節。孺子云可以。意在心之無滯。孔子云斯。意卻在
物之有定。但一定中正有可轉之機。又清斯二句。歸重
濁邊爲是。

就下走壙。總狀歸仁之勢。如此自無慮於不歸。况又有歐
之者乎。此走字應解作疾趨。故音奏。

人之安宅。須如云人所自有之安宅。下句類推。

道是天理。卽下親當親。長當長。事是本天理而盡人爲。卽
下親者親之長者。長之果。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普天下
皆孝子悌弟。豈有不平之理。

思誠是於親友君民處。思精其知力於行。不致有毫釐之
妄。下至誠卽思誠之功。至於極處。

善養老。養字是涵養之義。故宋板只註辟去聲。而不及養
字。後不託章諸養字同。

莫良。猶云莫靈。蓋五官百體。莫不隱隱示人。而眸子尤機
神畢露。

聽其言也。二句是本平日知言之用。更合觀眸子之法。固側重觀眸子。卻不可輕撇知言。

男女節。周師謂授受不親。是遠別。遠別亦是親親。援溺則重親親。而亦無嫌於遠別。

勢不行。須將理當教情。欲教觀清勢字。以下正極言勢有所不行。

必曰有。恐親諒我之少有。而不及與人。

事親若曾子句。玩註當如不可。應作指教他人。程子云云。只是論道理耳。

大人格君心。蓋本盛德之躬。愛君之素。剖明彼利。此義。使念慮之非幾。默化潛移於不覺也。

學古道而以舖啜。亦視為偶然。且可忽耳。不知視為偶然。可忽。不計其人。正先生所不及料。

仁義之實對用之廣說。蓋事親從兄。亦是用。但此則良心發見。尤切實者。孝悌俱是親親。細分之則。事親屬愛從兄。屬敬。故有子統孝弟於仁。此則仁義對舉。

智禮樂三段有自然當然兩說。據愚見。應主當然之工夫。而先着自然之本心一句。知而弗去。即易所謂貞固。

節註品節等級之次。文註文章回互之貌。又須知弗去與節文只是智禮。必知斯二者而弗去與節文斯二者。乃智禮之實。樂則生三句。總貼孝弟而分層次。一是心動於中。一是事形於外。一是形於外者。極其盛而不自知。得親二句。淺順親。二句。深故下專說底豫。又不可以爲人子。是說舜負罪引慝之心。

天下化宜側重子邊。又不可全露爲父子者字。曾擬云天下之子。驗無不慈之親。莫不益敦其孝。天下之親。因無不孝之子。莫不益篤於慈。天下化定字內皆豫象矣。註

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就父母之待子說也。內則所謂父母有過而諫者。就父母待人說也。二者須看得並行不相悖。

行乎中國以事言。其揆一也。以心言。冠雲謂所行之合。由乎所揆之一。所揆之一。由乎其道之同道。非卽揆也。揆者心而所以揆者道也。符節當依註作一物。惠註私恩小利便是譏了。

歲是每歲十一月十二月。一則因戌亥月。民有餘閒。一則爲橋必須成於戌亥月。此便見體悉人情。正在有紀綱法。

度。

平政所該甚廣。平則能使人各得其所。

每人悅之便是驩虞氣象。此章是因乘輿之濟傳頌至

今人猶樂道。故特層層較正。以為市恩邀說之防。非着意

駁子產也。

手足腹心。真有開誠布公一體相關至意。所謂一德一心

也。

如此兼未去前心意交孚。既去後恩情無已。

非禮義之禮義。正所謂似是而非者。故精於察理之大人

不惑而不為。

養註涵育熏陶。涵育謂寬以容之。弗嚴責其不中不才。薰

陶謂善以導之。務曲引於中才之地。

不為是守之固。有不為便見其擇之精。故程子以為知所

擇。合二句可兼彼不為而此為。先不為而後為。

不為已甚。言處事待人。恰滿其事與人之本分。而毫末無

加。

不期信果而惟義是從。諒無不信果者。註拖一句是應有。

非補增。

不失其赤子之心。周師謂誠之理無不包。而惟大人能盡誠之功。兩層俱透。

養生者者字。註以愛敬兩字括之。最深厚。當字解作爲。不足可以。應如蒙引兼人情事勢言。

深造之以道。言君子進而不已。必依進爲之方。自得之

註謂自然而得之於已。是本程子不待安排布置之文。包卻南軒非他人能與之說。資之深。只說理裕於心。足爲

應用之藉。左右逢原。乃正就應用時說。合資深逢原。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末句。繳欲其自得之。正繳深造之。

以道。

詳說兼審問慎思明辨。既詳說自會通。會通處卽約。約非在博外也。此章卽所謂多學而識一以貫之也。勘透此章。便不至錯看非與非也。兩句。

以善養人。蓋以深仁大義涵養保養之也。人字主衆諸侯而兼百姓。

原泉句。須留下本字。混混是形容原泉不連屬下句。

溝澮皆盈。溝小澮大。喻人之虛譽。小如溝之盈。大如澮之盈。過情註無實。猶所謂實不副名。不是純盜虛聲。恥

之恥其猶無本之水斷不見取於聖人而警惕無窮十分務實。詔辭孝廉方正之舉擬一聯於坐右曰先型未肖。卻虛名而防檢宜嚴聖訓難遵辭過獎而悚惶倍切誠以君子且羞無本。詔安得不凜凜乎。

君子存之。言虧得幾箇君子憂勤惕厲以存之。方起得帝王師相及孟子自任意。又存之是指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勿空說幾希之統。

仁義不在倫物外。卽肫然井然貫徹於倫物中者。但舜實根心自發。非有意以行之也。又非行仁義要觀高由仁。

義行卻不可看低行仁義者。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能行仁義便無毫忽同於禽獸。

惡旨酒。恐人心之或熾。好善言。欲道心之益充。

執中。卽欽崇天道。率履不越。無方卽旁求俊乂。簡在帝心。須句句鞭辟向裏。方是存之嫡派。

如傷如未見。正從保民之至體道之深想出。

不泄邇。見敬心常存。不忘遠。見誠心不息。兩項都由德盛仁至。不必分。

思兼三王。蓋以冲子之天下。卽三王之天下。身爲輔相卽

有三王之責。故兢兢焉不敢一之。或遺也。

迹熄詩亡。蓋無朝覲會同命德討罪等事。便無彤弓湛露采芑崧高等詩。註黍離句。就亡之極言也。

其事二句。尹註及大全輔氏皆就。已作之春秋說。蒙引說得尤明。勿說似申明上節。其義竊取重取字。有毅然自任意。正所謂操予奪之權衡。振綱常於廢墜。如是則事皆爲迹。史卽爲經。其以天理之存。紹帝王之統者何如。君子之澤四句。只說有位無位聖賢。皆餘韻流風足傳五世。見孔子猶在五世中。不泥孔子屬君子屬小人。

予私淑句。嘗擬云。子思教授之人。坐擁刪定贊修諸典。遺韻如新。口述文章性道精言。流風宛在。方當少歲卽敬奉爲知言養氣之資。值此蜂喧。又恪遵爲崇正闢邪之本。尼山的脈。泗水真源。不竟遙遙莫接也。

傷惠傷勇。似勝於傷廉者。然過與輕死。要爲辨義不精。亦非聖賢所許。

庾公於師曰。不忍於君。曰不敢。洵乎其爲端人也。雖然今日之事。正從今日之遇。今日之情。轉出要公私兩盡。勿仍將昔日淵源作襯。

西子兩節言美惡之質雖分而轉移之機在我。

則故而已矣。謂只當據發現之情而言。下句猶云發見之情卻以初感之自然者爲正。增此一句只爲天下有許多矯揉造作者耳。其所重則仍在故字也。觀末節說故不說利。便明利只是人之生也。直不避險阻艱難。

智者下皆當出言性字。蓋此節脫不得言性本旨。

苟求其故三句。猶云苟求其運行之常度。次舍之定位。雖千歲以前。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皆會子。毫無盈縮而爲歷元之日。至可坐而推筭得到也。以夏正建寅算

之。是癸亥年十一月朔甲子日甲子時。

孟子不與右師言。須從右師心目中看出。方起得不悅意緊。

我欲行禮。謂我奉君命往弔。故欲行不歷位不踰階之禮。說出禮字。正見不惡而嚴。

君子異人。須暗照許多人字。自字。切持躬接物酬酢往來說。乃清以仁禮存於心。而不及義智信。以義智信乃處事之準。而非與人之要也。又禮字前。先着仁字。仁禮後。又補忠字。似較聖門久敬禮恭更密。然亦本行篤敬及與人忠。

來。

仁者愛人二節。正從仁禮之施與驗。繳轉存心。卽隱隱起下三自反。

橫逆來而必自反。故有終身之憂。橫逆來而總無難。故無一朝之患。乃若所憂則有之。言所憂有進於此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言到底無所患也。不患所謂不少動其心。亦進一層說。

平世須講得圓切。蓋洛水警而民艱食。不得謂天下已平。然元首明而股肱良。自是卽平之世。

顏子不改其樂。對上三過不入。只要見悠然安處意。不必太深。

禹思四句。須覷定由己二字。所謂身任其責也。是以如是其急。見得三過不入之由。便見箪瓢不改之故。

易地皆然。重顏子邊。蓋本論語用則行三句來斷定。今有同室之人句。有字在同室上。概詞也。蓋一人鬪而舉室爲之不安。若鄉鄰則鬪者自鬪。不鬪者自不鬪。故有字在鄉鄰下。別詞也。只此二句。已自截然不同。

出妻屏子。自是不得近時事。但得近無期。想直至父沒而

長號從事。章子又安得復完聚妻子乎。故孟子竟下終身二字。是則章子已矣。統承責善之罪。設心之苦。作意沈吟而結之。

師也下。更申以父兄句。當去無疑。臣也下。更申以微也句。毫無去理。

堯舜與人同耳。只輕輕言人則未有不同。不必說到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

其妻歸告其妾。六字爲句。則若此有根。訕泣有力。此章句法都要留心。如首句十一字。宜於齊人一住。卒至他十

九字宜於卒處一住。餘處爲句。足處一住。他處爲句。又其妻妾至希矣。十四字作一句讀。

所以求者。如何瑣瑣。然已於對面寫真。此病多難免。須一面識得非求可得。義不當求。一面養我浩然之氣。充其羞惡之心。

怨慕二字宜渾說。註分怨已慕親。冒下文以立解也。是非爾所知。重在聖意淵深。竭力耕田四句。總見不愆意。猶云竭力耕田。不過供爲子職。道之未盡者必多。宜不足致父母之愛。但不知不我愛之端在於何處。所以呼天。

呼父母而號泣也。

百官集解謂是百司。

妻帝之二女。猶云以帝二女爲妻。非去聲。

五十而慕。已是喜而不忘。非勞而不怨矣。

以懟父母。白文大註俱緊承廢大倫來。須如云。定以不得有孫傷親心於遲暮。是以不告而娶。冀晚景之歡然。乃得明通。

帝亦知十字。須連讀。

鬱陶句。須照註表明來見之故。方得爾字之神。 忸怩之

態實因鬱陶之假形來。萬章點綴此語。見得不應不知其將殺已。但當時舜聞思君之語。卽真心信之。又何容察其面貌。此憂喜不覺與之相同。猶之手傷足痛。心便不寧。手泰足安。心便自得。

封之也。二句須高聲頓上句。另輕讀下句。乃合通章。

不藏不宿。只是隨過隨忘。親愛而已。所謂無分於賢。不肖亦無分於喜。我憾我。

不及貢九字。覺得比一切功臣尋常同姓更不同。或謂上節是愛盡其心。此節是處善其道。看來處善其道亦是

四書參解
愛盡其心。况雖然以下。又明是盡心愛弟。洵所謂仁人於弟親愛而已。

我獨賢勞。是以獨字破解。莫非二字。如謂詩人之意。只爲獨勞起見。非真謂率土王臣。雖父亦在其列也。以意逆志。乃是以一段真精神。默相迎合。是爲得之。言必如此。乃得說詩之法。

尊親之至。二句是言尊卑。以養明尊。不可碍下爲天子父四句。

祇載。是平日恪恭子職。下七字是覲父時。謹凜彌加。不得

以見瞽瞍三字。屬祇載作一句讀。

諄諄然命之乎。是故作滑稽語。討出一個憑據來。下數節鑿鑿還他憑據。却見得不待命之以言。

而居堯之宮。猶云設當時不爲遠避。竟住堯宮。能敬承。便是賢處。丹朱之不肖。固惟在乎傲也。

外丙仲壬。趙說較通。蓋無論兄終弟及。商代屢然。若依程說。則仲壬兄而外丙弟矣。何故先弟後兄。

其義一也。既見得天命本然。又見得並承天命。

樂堯舜之道。既須於堯舜分上見德神業盛。又須於伊尹

樂處見心契神交。非義道者一介不取。是伊尹通身本領。實從樂堯舜之道來。

幣聘伊尹。何待於要。聘尚囂囂。曰要尤謬。

三使往聘。真是合於堯舜之道。宜誠動而道可轉也。故前覺內重而外輕。今覺空言不如實事。

斯道堯舜之道也。覺斯民是使民爲堯舜之民。即使君爲堯舜之君。

就湯謂就湯之聘。說之以伐夏救民。正以行其覺民之志。而親見堯舜君民。

歸潔其身。概說聖人。而又何疑於伊尹之不辱。

吾聞節。承認要君。正是痛關要君。

伊訓二句。猶云湯奉天誅。始攻桀於牧宮。由我輔相成湯。始其事於亳也。

子路以告。自是漫爲傳述。固非要夫子從權。亦非藉是以觀聖人。有命二字。爲彌子言。若聖人一生進退。固純乎禮義。

微服過宋。避禍也。或謂聖人既自信無如予。何又如此避禍。詔曰。此非見危授命之時。安有嘗試其身之道。主

司城十字。猶云主於在宋為司城。後諡貞子。此時現為陳侯周臣之家。嵌補歿後宋君之諡。著其生平正而且固。大非彌子儔也。至疑於仕宋又仕陳。仕陳復仕宋。則或擇君或因便。春秋時賢者類然。

觀近臣兩句。總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屈產之乘。言屈地所生之良馬四匹。或竟以馬字代乘字。

踈。百里奚不諫。想因地位卑踈。未曾早諫。至奇言不聽。

又覺諫亦無庸。當此時已多不白。

知虞公節。總以証食牛干糝之誣。智以所知言。賢以所行

言。

有立志。謂聞此朗節高風。有堅立強立之志。

可以速四句。須分合互看。下時字之理方昭。

清任和時。從聖字分出。不可倒。時字須照註拖上清任

和。但兼全字且勿露。又此節聖字兼知行說。若下兩節聖

字則單以行言。

孔子之謂集大成。是承上時字而擬以無不兼之全樂。若

正解集大成為無不兼。而不照註猶作樂者云云。不惟下

二句難通。本句之謂字先不可解。况仍是時字甲裡話。不

亦贅乎。金聲也者四句。解集大成。始條理者四句。合到孔子之謂。又此節智聖專指孔子。下節智聖應亦專指孔子。蓋緊承上文說也。巧力自就射者之心與身言。下句如云由此射彼。故由字不註猶通。末句只言中非爾力。蓋此節原是智聖合言。明乎中由巧矣。如之何。是問班爵祿制度。故孟子亦只言制度大綱。公侯皆方百里。爵雖異而祿不得不同。至子男既同一位。祿又安得而異乎。

受地猶言受祿。不言祿而言地。蓋祿以地爲準也。下士與庶人在官同祿。必是上農夫食九人之數。耕者節。專爲庶人在官者差其祿。有此五等之差。使天下府史胥徒咸得平心盡職。上數節方可舉行。此與首篇檢發二句。滕文潤澤二句。並見宏通精細。實能敷布成功。真命世大才也。

有友五人。言有所友者五人。蓋四書中單舉友字。大約非朋友之稱。而此章數友字。更都作交字解。無獻子句。若依張註。忘其勢。當云無獻子之家。於已心者。

也。下三句亦字最難清出。嘗擬云。亦若衆人有獻子之家於心。則獻子薄其識而不與之友矣。何如。

王順長息二句。是從後襯墊一筆。越見得子思顏般該師之友之。

帝館甥于貳室。舜饗帝之食矣。而有時帝來甥館。不亦饗舜之食乎。迭為賓主。略君臣之分。并忘甥舅之誼。合下

一句。所謂友其德者透甚。

其義一也。意側在尊賢不輕於貴貴。孟獻子五節單承

不挾貴來。結末當補圓一句。

郤之疊下郤之堅也。

交以道。見非無處之餽。是以大綱言。接以禮。見非儀不及物。是以節目言。

充類至義之盡。冠雲謂充類以事言。橫說。至義之盡以理言。豎說。蓋不充其類。則無緣擬之以盜。充類而不至於義之盡。亦不得便謂與盜無異。其謂之盜者。乃充類而至於義之盡也。文勢須如此看。

先簿二句。見得所用之器物不多。而異物又在所不用。所謂正本清源。所謂潛移默奪。

仕非為貧，只可用致君澤民字，暗照行道不可直侵。

抱關擊柝，有司於日，司於夜之分。雖可一官，要為兩職。

擊柝註行夜，坊本多刻夜行，疎。

會是總結計，是分算。苗壯長，言苗然肥壯以生長。

位卑節，都是為為貧而仕者言，不必橫生枝節。

食於上，食字弗讀嗣音。

不能養，兼亟餽無餽兩層。

加諸上位，就為相言，所謂共天位也。

士以旂，蓋業已離草莽市井，而叨一命之榮，豈可仍將通。

帛。又此四句，皆就田獵時說，所謂同招而異物也。閱昭

公二十年左氏傳便明。

能由出入，固合平素學術言。然去就正禮義大闕頭，須貼

切章意為得。

善士之資稟，自有不同，而要皆篤志力行，虛心求進。友

徧鄉國天下，正所謂同志相求，交修以進。下節首句亦是

謂當時之士，未足備我取資。

頌讀二句，玩註既觀其言，分明是跌起，知人猶云其詩頌

矣。其書讀矣，其人不知可乎。又古人之詠歌，皆是詩。古

人之告語皆是書不必泥定三百與尙書。論其世正欲實得古人之善以資吾心之善。是尙友也。謂我之心卽古人之心。古人之心卽我之心。直上與古人爲友而所友爲已極也。有貴戚二句。須得申言關動之神。義猶栝棬少一仁字。要與性字對也。上下字與東西迴別。卻換得自然。猶水之就下。勿遽言水性。若人無有不善。定須跟上增出性字。但或找不善非人。又俯侵末節。

其性亦猶是也。言人性爲利欲所逆。亦猶水爲搏激所使也。此與上章總見得性貴於順。爲與決皆非也。蓋性卽仁義。何待於矯揉而成。性無不善。豈可爲利欲所逆。曰爲。曰決。寧有可通者乎。生之謂性句。只好圖說天生成的。便是性。若明就知覺運動言。則白之謂白句。如何接出。白羽之白。照上句例。自應白羽連說。而以下白字爲謂之餘。不待言。

食色性也。是卽知美之知覺甘悅之運動。見得一定生之

謂性。

且謂長者義乎二句止問義在何人身上。尙未說明長之
之出於心。故告子下節雖認義在長之者身上。而終以不
能自主而外之。至末節說到耆炙亦有外與。顯見長之之
出於心矣。故告子不能置辨。

長楚人之長大。註雖以敬貼長。對上愛字。然在告子口中
還用白文長字。

行吾敬見義之端。顯於敬而敬之行本於吾。語極簡明。何
後又不能答。蓋但知由中應外之爲吾。而未解因時制宜

之爲吾也。

庸敬在兄二句鑿鑿說明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何季子猶
以爲果在外。此無他。孟子看得制宜重。季子看得因時重
耳。公都子說飲食必由乎內。所謂因其明以曉之。使不得
再辨。

然則彼皆非與。固不是。懷疑性善。却未見得三說皆非。其
實無善無不善。只說得知覺運動之官骸。非性也。有善有
不善。只說得清濁純駁之氣質。非性也。可以爲善可以爲
不善。只說得時代汚隆風土人情之習俗。非性也。

乃若從性無形象來。其情謂性動而爲情。可以爲善之爲。須照註作着力字。與下爲不善之爲一例。勿得如虛齋作謂字解。此三句卽感動發見之真。驗渾涵真實之體。後惻隱兩段。又備舉其情而各原諸性。非才之罪。謂并不得委咎於才。蓋才與情並從性出。豈其情既善。才獨資人爲惡乎。又才是性中自然之精英。是爲良能。若上節情字。是性中自然之端倪。便是良知。觀後篇孩提之童四句。明是知在先。而行卽繼之。不必謂註中能字兼良知在內。

惻隱之心。節雖三層分証。看來尤重在弗思而求。以盡其才。明上節非才之罪。下詩詞兩句証性。兩句証情。而懿德之好。並無能不能之別。則才無不善可知。此意亦宜補出。且下二章並明才無不善。此節可脫卻乎。

詩曰孔子曰。正對公都子今日二字。見得性善之說。考証於經。折衷於聖。並不始於今也。又孔子釋詩。猶云寓精於粗。非或然而莫必。從寂而感。非無故而偶然。

今夫麤麥節。自是申明上節。而卽以引起下文。不必偏主一說。其地同二句。是以地與時平對。若樹卽上文所謂

播種而耰之也。

如使口之於味。須增入易牙二字。下其字方有着落。期於易牙。謂必以易牙所調者爲善。

謂理也。義也。猶言卽心之體之理。卽心之用之義。俱是發明心所同然。此湛甘泉改程子首句爲在心爲理也。但程子屬理於物。非謂理不在心。亦謂當物而見。如孝悌之理。原在心。必身侍父兄之側。乃形見耳。先得我心同然。只是未嘗陷溺。故理義二句。須見得自然悅我心。不可說似我要悅理義。

牛山節。是以山水陪起人心。不可從人心說起。

其日夜之所息。固與前節日夜並生者不同。然亦是由日而夜。不得竟刪日字。平旦之氣。乃放良心者。一日最初之氣。此時靜虛已久。畢竟清明猶在。上豈無句下。宜補保守意。此相近幾希下。宜補擴充意。有枯亡之不可遂說。良心亡了。蓋不足以存。尙在枯之反覆後也。枯之反覆。朱子謂今日枯一分。明日枯一分者。其正面也。謂心旣放。則氣必昏。氣旣昏。則心愈亡。兩個互相牽動者。所以然之故也。惟夜氣能存其性。然不厚則不足以存。惟旦氣能

發其情。然不清則不足以發。三則字說得最緊切。是豈人之情。情字跟前好惡相近來。

苟得二句。朱子謂此見得雖枯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卽在。緣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也。可知得養就。既失而復言。未失保之。又其中包涵意義。操則存五句。是倒裝。是援引。要將上四句納末句中。又要見操爲養心之法。出入無時。因存亡係於操舍。莫知其鄉。因操而入。則在內。舍而出。則在外也。又五句頭上。應增物有二字。末句。要實講出此心在天理上。便是存。此

心在人欲上。便是亡。乃見難養當養。結得一章之旨。未有能生。所謂賓師日淺。豈可反疑。啓沃無功。

以爲有鴻鵠將至。較鴻鵠至而心馳者。其害尤深。智卽首節智字。曰非然也。雖僅斷其與智無干。却顯見不專心致志。

魚與熊掌不可得兼。乃是兩物並列。欲撤其一。若說有魚無熊掌。有熊掌無魚。固不得取舍自如。亦不合生義不可得兼。義亦我所欲。勿遽露秉彜良心字。

萬鍾句。猶云至萬鍾之來。雖明知不合禮義。遂以不辨者

受之。於我何加。是徧揣增益之端。起得毋爲此之意。與後篇大行不加迥別。得我猶言得我之惠。此便是着意要人感激。鄙陋何如。

仁名人心。以元善天良。實流通於方寸間。而爲酬酢萬變之主。又不仁謂之喪心。則仁之爲人心明甚。

學問之道節。若以求放心爲學問工夫。固墮於空寂。不得謂之學。不得謂之問。卽謂學問之道。先在求其放心。亦不合而已矣。三字。且錯看此章放心。嘗擬云。仁卽人心。則心之爲仁心也明甚。其可放而不求乎。何以求之。凡致知力

行存養省察。終身於學問之中。其道豈有他哉。總以求其放心。使元善之良秉彝之性。克全於知行存省而已矣。頗與白文全旨及大註第一行脗合。又註能如是。下有謂是學問求放心之效。有謂求字工夫原無盡。此是補說到細微無間處。正各明通。蓋皆非謂先求放心而後可學問也。心不若人。謂心不若聖人之先得。賢者之勿喪。而常屈於物欲之中。至於身主心言。蓋心爲身之主也。

人之於身章條辨謂是要人養其心志。而以大役小以賤從貴。適成其為兼愛兼養之人。非只養大養貴而置小者賤者於度外。故於養其小者二句云。養其小者定遺大而為小人。養其大者自兼小而為大人最清。

狼疾人句。想以狼有一處疾。周身皆不能顧。譬養一指者無善顧之明。或解作疾走不知何出。

心之官則思。對上耳目之官句。思則得之二句。與上蔽於物二句對。玩白文大註四箇思字總當在好一邊說。

先立乎其大者。是先於能思之體。釋其蔽而去其私。使時

時朗然清明。凝然定靜。小者不能奪所謂事至能揆。物來能應耳。因思而不致聽。非所聽。目因思而不致視。非所視也。

仁義忠信乃至全之性。樂善不倦乃至正之情。或疑樂善不倦何謂天爵。獨不思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情亦自然之貴乎。

欲貴貴字畢竟宜虛說。渾說觀次節方着解人之所貴便明。

飽德不得仍言恩惠。尤不得俯侵仁義。只空還德字而實

詮飽字何如。

令聞句猶言既飽仁義。則此身一仁義之身矣。宜其有令善之聞。廣大之譽。如五采之章。施於身。

仁之勝不仁。主心說。卽所謂天理長而人欲消也。謂之水不勝火。只宜照註。就他人說。方留得下節。自怠於爲仁意。

苟爲不熟。言美種當竭力圖成。設自恃其美。耕芸緩。灌溉疎。壅培淺薄。至於苗不長。秀不齊。或有秕無實。則美失其美矣。在乎熟之。正如播之於始者。必穫之於終。欲俟其

實者。必務養其根。

羿之教人。章須教學兩平。方合本章四箇必字。而與後篇高美章不混。又兩學者。各承上文。非正言學聖人之道者。

不揣二節。一則言有意偏衡。則輕重可使倒置。一則言本然天定。豈可偏較重輕。

奚有於是。二句向擬講云。奚有於徒然食粟。負此偉然之身。亦食無求飽。發憤忘食。勇往爲之而已矣。雖帶入形體一句。實宗適喜之說。今自課錄及滙參。亦謂汪說較長。誠

以緊承食粟而已。尤得上下語脈也。力不能勝上須增始也二字。方與下今字對照而說在一人之身。匹讀木。註明云匹作鳴鳴也。從省作匹。不得誤讀正音。

堯舜之道二句。從徐行後長說來。不要說得太高。

服堯服四句。嘗參清獻公說。謂子服堯之服。寧朴無華。寧平無奇。服之而不玷辱父兄。誦堯之言。寧拙無巧。寧訥無多。言之而不玷辱父兄。行堯之行。寧卑無亢。寧拘無肆。行之而不玷辱父兄。雖與堯分聖凡貴賤。而祇父恭兄居然。近似豈不儼然一堯哉。頗親切。

夫道句猶云孝弟之道。若大路之昭然。末二句言子試本孝弟之說。歸而求諸事親敬長間。時而孝心生。時而悌心發。是皆率性之道。苟依此而行。師寧有量哉。

凱風何以句。仍是勘辨小弁之怨。

親之過小。以雖有欲嫁之言。並無淫奔之行。不可說一身失節。止敗家聲。是不句。言子不容小過之母。猶水不容微激之石也。

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个仁義之心去事君。而絕不爲一身富貴。

志卽禮意。志與物兩盡。才成个享。則誓言不役志于享。宜孟子以爲不成享矣。

季子不得二句。固明成享不成享之故。而自家悅底意思亦明。

不同道其趨一。猶言事之形迹不同。而心之指趣則一。此趨字就現成說。非說趨向用工。故註去聲。仁卽殷有三仁之仁。何必同。是卽君子以破解首節。見可以爲卿。亦可以決去。正不必拘拘一轍也。

不用從而祭。如云不能見用。既明駭於荒淫。嗣後郊天仍

相從而祭祀。此便是用意忠厚。但未可徑露。

燔肉不至。自是季桓因孔子尚在而復激之。蓋前此薦用於君。任其墮都出甲。皆爲陽貨公山據畔。今二人並去。無所憂虞。勢不能情願無權。卻不便於君前毀譖。宜輾轉借端促其決去也。微罪二字。文集六十卷中。潘子善問不知是指魯言。是孔子自謂。朱子答之曰。自謂。又語類云。吾之去國。以其不致燔。不免得罪於君。是顯以悻悻去國。似無含蓄爲微罪。或泥定註不欲顯句。以微罪屬君相獨不思。以已之微罪行。正所謂不欲顯其君相之失乎。

四書參解
蔡邱之會猶會於葵邱。明有諸侯在內。下又着諸侯字。要
見得束牲事乃出自諸侯。蓋此節要擡高五伯。諸侯句猶
云歆血乃尋盟舊典。今諸侯見宰孔致天王優禮之命。齊
侯又凜凜天威不敢隕越。不覺皆悚然畏服。同謂無須歆
血。故但束縛其牲。加载書於上。又此舉先儒謂桓公專意
尊王。明天子之禁。諸侯咸喻其志。束牲載書而不歆血。故
春秋特書戊辰。再言葵邱以美之。陳新安亦謂威信服人。
無事歆血。則諸侯字屬下八字作一句讀明矣。乃蒙引連
諸侯二字於上。且謂非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歆血。情理事

勢俱踈。又載書。周禮左傳並注作盟書。初命有親有
別。再命用賢圖治。三命柔遠能邇。四命天命天討。五命睦
鄰尊主。

周公封魯一段。不可以冢宰叔父混元勳。尤不可以郊禘
歌雍禩地制。

引君當道是發軔。志於仁是歸宿。高聲言君子如是。便見
慎子不免於小人。

子過矣。只責其愈禹之言。

仁人之所惡。是惡以鄰國爲壑者之壅水害人。吾子過矣。

併責其治水之術。與開端句不同。

不亮謂不能以真見爲定守。惡乎執言何所執以爲應事之本。此是反言以決君子之能亮。非勉辭。

其爲人也好善。是說正子一生本領。下二節又一說好善之量。一說好善之量能集思廣益實治一世而有餘。

則人將曰訑訑三句。猶云天下之善人必私議曰此人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予旣備聞而深悉矣。或以下句作不好善者之自言。不惟與上人將曰三字不聯。與下拒人句亦不貫。

言將句謂於君子之言。又將見諸政事而行其言也。免死而已。須補不久卽去。乃合通章。

孫叔敖姓蔣名艾獵字孫叔敖。則楚之官號。左傳史記說苑等書有稱蔣敖。有稱孫叔。有稱叔敖。要不若孟子與荀卿字與官號連稱。

拂亂所爲。須在本分正理上說。方與動忍曾益有關。又曾益其所不能。正從動心忍性充長添加出來。

人恒過。謂經一番蹉跌。然後能改。謂不安於憤懣。惜哉至此方能幸也。能之有日。果如下作得於已喻得之人。而大

反從前積習。雖中人乎。亦可成才德而勝巨任。此章與後篇德慧章。總是發明處困有亨通之理。蓋孟夫子亦是處困而亨者。故覺得貧賤憂戚實玉我以成。且如此說。便見得處困者宜自奮而不必怨天處安者宜謹凜而不可自怠。何必謂憂患以心言。不以境言。予不屑句。猶言不以其人爲潔。拒絕之而不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蓋望其感此而修省。何等婆心。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中間要補由於二字。知其性則知天矣。蓋性由天命。源頭勘得合一。知字自無層次。

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蓋心卽天之靈爽。操而存之。則天之靈爽在我者。得以卓立而不亡。性卽天之粹精。培以養之。則天之粹精在我者。得以完備而無闕。脩身以俟之。便是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所以立命。猶言造理履事而各至其極。是天以心性命我。而我果全受全歸。植立而不墜也。此卽書詩易所言自作元命無忝所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莫非命也。承上義理之命。推到氣數之命。然說順受與盡道。卽是脩身以俟之。仍歸到義理上去。

不立巖墻之下。猶所謂不行僥倖之謀。蓋既信得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安肯行險以僥倖。

求之有道。謂繩我以不當求之理。得之有命。脫不得求。

字。言縱或因求幾得。却有稟受之命。不可必得之也。

萬物句。猶言萬般事物之理。無不具我性分中。

反身而誠。言檢點吾身所具所接之理。並無毫忽之虧。

樂莫大焉。蓋心安自得。心逸日休。真有歡欣暢遂。莫可名。

言者。

強恕而行。要着眼恕字。尤要着眼強字。行字。真是着力去。

私自可純乎此理。而獲全其皆備。故曰求仁莫近。

不著不察。由行習之時。不能精心體道。末衆也。二字。乃歎。

學者大抵如斯。不是斥為庸衆。

人不可以無恥。章上三恥字。俱指心說。末句恥字。應照註。

指事言。無恥之恥。必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而。

擴充其羞惡之心。

何獨不然。言何獨無所好與忘也。看此句。還重賢士以道。

自尊意。

人知之節。兩亦字。都本積年自得無欲。切不可將上亦字。

改為固字。下亦字又頂所改固字來。

尊德樂義。周師謂似中庸尊德性道問學。蓋人心易私。欲以道心為主。除卻敬更無着力處。故須恭敬奉持以尊其德。但人固有心。雖謹凜而於事物之來。不免有意見氣質之偏。此公而不正。卻是義不精之故。須處事應物。悉孜孜以循理合義為樂。非尊德無以樂義。而尊德又須樂義。惟尊德則德性已定。到人知人不知處。自然全不介意。惟樂義。凡一介千駟。出處進退。悉準於道義。此心益復瑩然。有不洞徹於知不知之豪。無加損哉。由尊德樂義到巋巋中。

間然有次第層級。故着則可以三字。

故士窮不失義。以下自當主推開統論。但節節有窮達字。仍與上文知不知相應。

脩身見於世。謂平日脩身有素。雖不得志而聞譽章章。

窮則二句。又因得志不得志云云。明其時措咸宜。無所不可。二則字關動甚活。與前兩亦字正相應。須見得古人

可以窮可以達之意。來脉乃真。

若夫豪傑之士。二句自如註。惟上智之資云云。倘或不甘於凡下。要亦可奮然興起而為善。此立言之意也。雖無

句原有遇文一層在內。且豪傑之士。畢竟以遇文爲樂。但不至無文卽不興耳。若目無賢聖。不受裁成。縱自謂豪傑。自謂能興。正恐自誤。誤人不小。

自視二句。猶云自檢身心。仍不勝抱歉。是心乎爲己。外物爲輕。大有過人之識。

佚道生道。全本不忍人之心。爲不忍人之政。

王民皞皞。應主三代而合唐虞。觀程子引耕田二句。便見但帝力何有於我。卽下利之而不庸。不宜明用。

過化就民之丕變說。謂殺利教經過處。便有遠罪蒙利遷

善之實。所存者神。就下之應上言。謂欲其遠罪蒙利遷善。其政便不疾而速。其效便應念而來。又存神亦主業言。註兼德者。以業由於德也。與天地同流。蓋君子德業之化神。與天地氣機之化神。直是渾成一片。

善政善教。仁聲之所從出。畏固是畏其政。而不敢犯。愛亦是愛其教。而樂於從。得民財居業錄。謂是分田制井。率天下之民務農重穀。以生天下之財。而國家亦賴其貢賦。大學言生財有大道。則財恒足。亦此意也。是本大註而暢其辭。得民心。須說是向道回心。無遺親後君之患。方

與愛其教不同。

無不知愛敬。雖止見知字。而愛敬處。便是良能。愛敬是情。仁也。義也。是從情指出性來。達之天下。猶言通於天下。非推而達之之謂。此章只欲明仁義爲人固有。非謂學慮便非仁義。亦非竟以知能爲仁義也。

舜之居深山章。正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蓋是以一層道理。分出兩層語氣。

無爲無欲中。有幾許工夫。註以禮義制之。乃擴充之實。非格致則禮義不明。非誠正修則制之不力。

慮患深。卽於操心危時。慮及未然之患。而設策以處之。非俟諸臨事也。孽子不解作罪子。蓋有罪可誅。卽與上下文不合。但罪孽之孽。何以解作庶子。嘗見禮記玉藻註。是此孽字。意者朱子固卽此爲據耶。

以安社稷爲悅。蓋本天生成不自已之衷。而仰跂千百年。竭智盡忠之士。故不論君國何如。總切切於心。願勞勞其體也。

天民不肯小用。却是要出而救世者。大人如周孔之臣。故化之兼上下。引易亦不及飛龍。

父母俱存節重得盡孝友意蓋君子於父母兄弟自欲盡孝盡友而難在俱存無故今幸壽考康寧安全無事克盡孝友於天倫何樂如之

仰不愧天蓋於受諸天者無不全俯不忤人蓋於同乎人者無不盡二樂也與前後節並作殷殷想像詞方合當時語次

得天下英才須於英才見識力之過人於天下見招徠之甚遠

中天下二句須着眼立字定字方見作君作師以教以養

所欲極於所樂。所性不存蓋事業在性中。性卻不在事業中。

分定猶云所得於天之分已定於生初。

根於心註兼無物欲之累自是美質而更有全功。生色只好云發生於外也。見字宜留。不言而喻猶云不待檢束而恭重從心。卽所謂動容周旋中禮。又晬盞四句總是四德之實發見於形體間卽此可想大行不加。弗謂止說得窮居不損。

導其妻子或分導婦女以蚕事。導兒童以牧事。或說耕耘

爲事者原不能常侍庭幃。則燠寒飢飽。每賴室人留意。故以養老之方先爲引導。總不滿趙註辜負白文妻子二字也。存參。無凍餒之老者。謂無不衣帛食肉之老者。易薄兩端。只算得開財源。民可使富。是束上起下之辭。必兼食時用禮。方財不可勝用。下使有使字。固合開源節流說也。

焉有不仁。蓋旣無事乎求。不難於與。自爭奪之風息。而禮讓之意生。

孔子節宜依或問語類三句與一句之說。猶云大哉孔子。

凡人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旣大。則其小者不足觀。苟入聖門而聆聖教。自羣言俱不足聽。或以第三句故字爲疑。不知此故字。只是從登山遞到觀海。不是承上另爲一意。

日月有明二句。註若謂觀日月之明有術。必觀其容光必照。要與上二句例言也。

成章後達。乃隨品詣所到而言。如自善信以至聖神。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

雞鳴而起。孳孳爲善爲利。或言只由靜而動。發起善惡之

念欲照下間字也。然玩孳孳註及引楊氏云云。可見起原是身起。爲原是作爲。至疑與間字不合。蓋思未起之先。已切必爲之念。故急起而勉爲乎。總之起與爲皆以事言。間則追上一層。而以發念之公私言也。

近之。謂據其名迹。非若爲我兼愛之甚遠於道。執中無權。是不問何地何時。一概半楊半墨。猶執一也。須先坐定楊墨之執一。

人心亦皆有害。及下節三句。理解難清。嘗擬云。人心厭貧賤而富貴是貪。勢必不仁。不知無禮無義。其爲害何如。然

則厭此貪彼。輾轉難忘。卽人心之飢渴也。人能義利分明。平情安分。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賢人聖人。不足以爲憂矣。

易介與易守不同。言雖爵以三公。仍分辨精明。不肯或傷其廉。與中庸溫而理相似。

有爲者兼明德新民。及泉卽止於至善。而不及泉明是自不之及。

性之謂性全此道。身之謂身履此道。非不分乎安利。其爲真仁真義則同。

其君用之四句。只好云其君不用其言。用則便有功於其君。子弟不從其教。從則便有功於子弟。若說已然如此。何來素餐之嫌。

仁義而已。固就尙志說。殺一無罪八句。亦士心中打算得位時正大施爲。蓋士未得位。雖亦有所居所由。亦必一毫不苟。但玩白文大註。畢竟是就志言。且士未得位而殺一無罪。安得謂不仁之小者。

人皆信之。是卽其能讓而信其爲賢。焉字作於看。小者大者並就義言。

臯陶爲士士字。本舜典呂刑。至周司寇之屬始有所謂士師。勿混呼。

然則舜不禁與。天麟弟謂是故爲反逼之辭。爲窮聖人用心之地。不必先說該禁一層。此章就舜而言。止有竊逃而無禁理。但臯陶於此。正須曲寓權宜。若十分認真。致舜不得竊處海濱。亦大非情理。

多與人同。就日用之資言。末一句是從王子所居之異。折出自己身分尤高。須得望見喟然神理。

恭敬而無實。明乎欲虛拘之也。夫天下非無虛拘而可者。

而非所論於君子。

形色天性當合耳目之視聽。有聰明之德。父子之育事。本慈孝之心。此與有物有則。不過彼以物包色。此又分形色爲兩層。其實非有異也。又此章猶言有形便有色。無非天性所在也。要惟盡性者然後可以踐形。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口說紛紜。兄意却爲短喪。

有如時雨化之者。此正當機指點。如四勿一貫之傳。

成德達財。並因其天資學力所近。

有答問。固不止門人。私淑艾亦不特時地不同者。又私

淑艾照註串說爲是。此一條包得上四種在。

道則高矣。道字須指定孟子之道。

中道而立。言循天理人心之正。蹈當然不易之規。顯然非易亦非難。苟有能者自可從之。夫豈幾及而不可。未聞以道句。條辨謂未聞以道矣。猶殉乎人者也。皆所不答。爲無誠意。亦不虛心。

進銳退速。蓋浮氣不能耐久。凡學問事功。皆要寧靜以致遠。

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斷無兼愛之失。亦豈有爲我之

私。

無不知以事言。無不愛以人言。當務之為急急親賢之為務。非教人去煩就簡。正教以盡智盡仁。末節是。不知務底模樣。

彼善於此。亦是聖人以彼之戰。為差善於此之戰也。

書既載事之辭。每有過稱之患。而茲言不可盡信。卻全為

武成發。若末節。仁人無敵於天下。理無疑言。亦可信。

三百三千。並無威勢嚇人。而猶以無畏云云。徧慰。真是至仁。

與規矩。便是與巧。但使之巧。却不能。

若終身。若固有。是孟子形容其無慕與無動耳。非舜所及知也。

一聞耳三字。凜然。

簞食豆羹。見於色。是不知不覺。露出得而喜。失則慍。來。又此從苟非句。逆料其必然。與論語察其所安異。蒙引混看殊踈。

政事所該者廣。註中三句。則專說開財源。節財流。周禮九職。任萬民。九賦。斂財。賄九式。節財用。可分屬。

民爲貴三句以理言非以分言。

聖人百世之師要暗照清和造極非聖人句要明頂清和造極卽末句之字亦指定造極之清和乃切。而况句是爲頰上添毫。

仁也者節或重仁或重人或重道總不如朱子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爲得其真。

憎茲多口卽稽所謂大不理於口但要問自己果成个士否耳。

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正所謂明明德於天下。

今茅塞句玩今字矣字可知前曾用力近竟弛工深爲可惜。

城門之軌須補入深字註日久車多猶日久而車多。

是爲馮婦也言若再請發棠是爲馮婦之爲也。

性也命也固不可自己說煞碍下不謂亦不便明說人言犯下謂字擬前云此孰非與生俱生者乎亦性之所在也。後云此孰非氣質氣數之所關乎亦命之所在也何如聖人句存疑解爲聖人於仁義禮智所從出之天道未必皆昭合而無毫忽之殊正通。命也之命固不但氣質而

程註厚薄清濁之云。想卽以厚薄屬氣數。蓋張子以富貴福澤爲厚。吾之生。則貧賤憂戚。寧不可謂薄耶。有性焉。是從氣質氣數中指出不雜不淆之理。尙未說到盡性工夫。下君子不謂命。方有變化挽回實學。善人也。信人也。或就正子所稟之天資。目前之學力。空空作一句講。最是。

有諸已之謂信。言必知至意誠。真有其善於已。謂之信人。註中實字作真字解。與下實字不同。

充實而有光輝。蓋罅隙之瑕。混精瑩之體。完則在中之美。

自發皇於耳目。而昭著於天壤。

化就我之不思不勉言。不可知。就人之不能測識言。但神人畢竟更高於凡聖。如堯舜孔子是也。

二之中。或問解作善有餘而信不足。最清。

歸斯受之。不問其一逃再逃。總無拒卻。此固見儒者大公之心。亦必有變化薰陶之術在。

用其一定是各取以時。然得大註說明。尤着實。

小有才。只由未聞大道。苟聞大道。才自高超。

爾汝之實實字。卽指無受。卽首節皆有不爲之心。

言近而指遠。謂論目前近事。卻精切確當。旨趣深長。性者也。言是天性渾全底人。反之也。承上性字。以見其業已復全。

經德不回。蓋天常人紀。本至直至正。自無曲無邪。此四段自然。而然。故註云非有意而為之。下節註云非有為而為。便不能無意。然止有意於哀不回等。非有意於感恩得祿。不容微誤。

皆古之制。應兼天德在內。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以理道制情與氣。亦先聖所傳修德之方。

寡欲欲字。即因寡字。知其僅為人心。既僅為人心。只可說寡之又寡。不可拖說。以至於無。若人心流為人欲。已私自當克除殆盡。此周子又言無欲。或以寡欲為初學功夫。試思孟子中莫善於助。莫良於眸子。孰是輕言淺說者乎。註節字。即所謂多處有箇節制。不沈溺。亦無意向。如此則不能無的。實漸漸減少得他。膾炙同嗜。則不忍之心。無自形。羊棗獨嗜。則思親之念。不容邊。

故思其次專指狂次中行。方應得何思。狂士留得狷次於

狂。

德之賊句。只申明不憾其不入。不可如論語實說。碍下似是而非及亂字惡字。

反經本躬行為政教。而使經常咸復其所。經正。即在反經內。此時是非明白無所回互。自必羣然振興而羽翼甚眾。又安有邪說之匿於心。邪說主鄉愿而該其餘。

見知聞知。總於道精深極至。前三節俱先從見知說起。專為末節自任見知張本。

去聖人之世六句。沈子達孚謂上二句緊頂上文見得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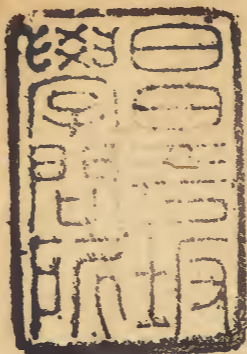
知固尚早。見知宜已成。次二句進申一意。見得見知必當在於此。末二句猶云若然而或無見而知之者。則五百餘歲後。恐亦無聞而知之者。無乖林註。卻更分明。

四書參解

四書參解 卷之六 終

吳

門人汪 琥校刊



天保壬寅

